





第七〇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黃氏日抄(二)

宋黃震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斯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三十三

宋 黃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一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訓

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所以

書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極之原

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辨析其精微正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三十三

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山陸氏嘗以

無極之字大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之遂疑其非周

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根之中有圈而虛

者即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一圈即學取第二圈

中之圓而虛者表而出之以明太極之不離乎陰陽

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本體於其上初無形質故

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極者實即陰陽互根中之太

極未嘗於太極之上別為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

他書偶有無極二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

晦庵講明無極此二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非老子之學象山辯駁無極雖斥其為莊老而人反議其顛悟類禪學而禪學即源流於老莊此固非晚學敢議其寔老子之言無極指證無際極而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體而言象山高明豈不晚此一時氣不相下始為此言異時蔡東萊自悔鵝湖之會輒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偏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明今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為脫去凡近之基本即盍反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漫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通書 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即人之所得以為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

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居第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

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為我之德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為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為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為第五動而得其正為道故道為第六得正為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三

之而主之者師也故師為第七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聞過為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為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為上與天同功也治為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為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為善蓋聖賢繼天立

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
道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
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為
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

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
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教繹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
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益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
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之未發尤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書林
卷三十五

四

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

日月者哉

本朝理學開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通
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為快何
啻蟬脫塵泥而鵬運青冥哉謹按通書慎動一章周
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
乎衆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謹審之意動
而合乎正是即為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

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

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
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
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
未必知以無實為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
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偽無實之心自宜崎嶇
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子之
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
云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書林
卷三十五

五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
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終以典
樂之意合自魯生有稍德百年然後禮樂可興之說
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制度為希世盛事以做
一世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至柳子厚又矯
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子之書彼皆所謂

野人談壁者哉

周子後錄

遺事十五條 漁溪為南安獄掾程太中一見知非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厭科舉業此元氣胥會之一機譬之世道則風雲際會之象也天寔為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乎顏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顏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為爾大者性命之源道德之至尊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玉者也夫然故登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點也之意亦正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大國足民小國為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為滯累耳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又顯著若此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起詣學者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處實吾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知錄卷三十三

六

心固有天地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遺文

賦

便風俗源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拂

中袂縹緲覺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賢某祝詞推明聖德之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玉者也

事實一編晦翁益集潘詵蒲礪為之其間取舍皆有意而復取黃太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者氣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知錄卷三十三

七

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曉二程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嘗表章其書晦翁於湮墜混淆之餘極討論決擇之力故其於事實不過兼取二氏以存證而辨正尤詳於跋語然皆為周子後錄設也已復更端錄二程之語四章而後提通書以終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乎在矣大抵二程本學乎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周子之道通書本發明太極而或者反又誤攻太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

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證太極圖晦翁拳拳衛道之意僅在於斯乎若曰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該括通書莫此為要而所以警悟人心者至是益簡切著明矣

後錄補遺遺文凡二十二皆蜀人度正偏求於故家遺俗之傳梯訪於高崖危巖之刻亦可謂忠厚之至者矣公之文不特詩文書帖見錄而賀傳者之名刺亦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見錄公之文所及不特親黨交游見錄而守墳之周興全家姓第皆見錄然則片言隻字餘音遺跡使後世皆寶愛之而不忘此其所本固自有在而世之富貴人借儒求心自為巨編以供人醬瓿之用者亦何愚哉

漁溪年表 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終於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幼孤依舅氏鄭向奏補歷官分寧簿南安軍司理郴令桂陽令知南昌縣合州

判官通判虔州永州攝邵州事廣東運判權提點刑

獄以病乞知南康改葬其母乃上印分司南京二子壽憲後皆登第壽官至司封寮至待制先生之學傳二程四傳而至晦庵南軒始注釋太極圖通書以推大先生之學晦庵之門人度正又訪舊聞以此衣附載孔文仲蘇文忠黃太史之稱咏而辨或者謂圖出於陳搏說本於老子學傳於鶴林壽涯者皆非且備錄魏了翁請證臧格定謚樓觀復覆證之文所以發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九

明先生推開理學有功萬世者甚悉證之曰元益嘉定十三年六月云 魏鶴山請謚二書可以成誦臧格發明證元之意其用工於先生之學甚深非世俗文人可及特恐末後稱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頗覺抑揚之過耳昔孔子歷聘天下從遊三千然非後世子思孟子則不能發明其盛益陽之暢也暮春日之顯也中天下事未有不待乎父者周子之學雖傳於二程定顯於晦翁凡今世之能言周子者皆晦翁

緒餘也而可責潘興嗣之知周子不能如今日乎且潘不特誌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人之墓寔先生請其誌竊計先生平日之所敬定無以加於潘如蒲宗孟雖一時聞人而其為先生之墓碣晦翁不之取而取此竊計晦庵所取以證先生之圖說者亦無以加於潘自古有道之士湮沒無聞於世者多矣豈可以潘之功業不見於世而輕加詆訾且不特圖也濂溪在當時亦何嘗如今日之顯顯其曰善談名理此亦正言先生之實太極二氣五行之說此正名理之深者亦不可以名理二字晉人嘗有之而例以為非且其言曰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作之一字鑿鑿然可知此圖之創出於先生潘乃先生平日交游之舊所載無非寔錄近世誤攻太極圖者惡潘誌之言已也故鄙潘今尊信太極圖者亦從而鄙潘耶藉曰以誌屬潘為出於先生子弟以母夫人誌屬潘者寔出於先生人果何說耶定諡之文知先生者也惟斥

潘一語乃與晦翁相反愚故不容不言之若覆議援王通太極合德為言且曰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此與周子之說不同則不必言可也

附錄

潘誌語平意密蒲礪若視先生為物外人所載稱美熙寧新政之家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寔意蒲非敢誣也前輩疑之蓋見新法既壞為賢者諱耳

邵州復學靜江祠堂廣東憲司祠堂皆南軒為記

晦翁記先生江州書堂以天所昇為說曰不繇師傳然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嗚呼大哉言乎其記韶州祠堂之說曰有以闢夫太極陰陽五行之真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記隆興祠堂之說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其記邵州祠堂則舊以張九成侑祠

而更闢以特祀其記袁州祠堂則以胡文定魏掞嘗請祀二程而未及先生其記婺源祠堂則欲人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南軒之為記多言其發端之功西山真氏之為記多言其講明性道教之功鶴山魏公之為記多考訂古義以詆其師為非古且痛惜學者徒尚虛文而不能行若夫先生之譜系鄉井祠堂本末則龔維藩之記為詳凡集此者皆度正云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目錄
卷三十三

十二

程氏遺書

卷一蓋李願字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二初呂與叔從張橫渠張死而入洛所謂東見錄也附東見錄亦與叔所記 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四游定夫所錄 五六七八九皆不知姓氏 十洛陽議論蘇昞錄 十一劉絢質夫錄明道語 十二劉質夫錄明道語 十三十四皆劉質夫錄明道語 十五關中學者錄伊川語 十六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 十

七亦不知何人所記或云周行已或劉安節皆永嘉人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與旨特散見於門人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為近思錄矣然朱子之錄近思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考其所編全書乃稱伊川自謂惟李願得其意故以為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終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謹乎自今觀之孔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目錄
卷三十三

十三

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晚年不過不復夢見鮑若若所錄則謂若曾夢見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於異端真人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賜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知姓氏所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益嘗結駟鄰國矣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乾坤六子之說一以為乾坤退處而用六子一以為六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錄不若乙之通

養生延年之說一以為人力可勝造化一以為天命不可損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者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窮極底蘊之辭然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為經鬼神之事難明也錄者謂風肅然起於人心之怖畏又謂雷擊人起於惡氣之相觸此雖曉諭世俗之辭然恐不若泯於忘言之為得謂以心知天為未然而謂心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十四

為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潛夫之錄朱子注其多非先生語歟以至誠贊天地為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錄朱子又注其為別本所增歟洒掃應對與佛家然然處合此殆言工夫之始耳程子平日之言本斥佛學之無用而謂吾儒自洒掃以上便是聖人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十五

收歛之極耳程子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而斥禪學之絕耳聞目見為喪天真也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熱者借佛氏之名售莊列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熟於其間而不自知聞程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於彼今欲辨程錄之真偽無他亦觀其於孔孟之說相合或於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程門高弟才莫過於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之可疑亦莫多於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錄以鳶飛魚躍為活潑潑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脉第三條言觀雞雛而皆指以為仁切脉觀雞始於機觸神悟求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為仁之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因窮天祿永終之成異也謂與善人處壞了人何其與母友不如已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為儘好謂

老氏谷神不死一章為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錄之具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

道與德為虛位

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儒即仁義而為道德此毫芒疑似之間韓子將解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三

十六

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為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寔不同儒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為君子之道而德為吉德老子舍仁義而欲居之則道乃小人之道而德乃凶德耳其立辭之精措意之工剖析是非之要切似未有過於虛位之說也程錄非之豈亦門人之誤與合俟知者而請焉

周亞夫軍夜驚

軍夜驚而亞夫不動善矣程先生以為軍猶驚何耶

亦未得為盡善愚謂小人羣睡偶有驚覺而衆隨之此類多有乃出不測亞夫能使身之不動安能使人之不驚若行軍而有驚擾則可責主帥之未善耳古人倉卒處變難能之事後世平居暇日加求全之毀若此類甚衆如程先生特借此以明事理之極耳後學未易輕言也

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三

十七

高祖羽少師曾祖希振虞部祖適贈開府父珣太中先生生而秀異未能言能指金釵墜處十歲能詩賦彭思永許妻以女中進士第主郭縣簿南山石佛歲傳其首放光先生成其僧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均田稅塞潰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見人粘飛鳥取其竿折之移普城令教以孝弟忠信為監察御史襄行與荆公議不合求補外差京西提刑解改鎮寧軍判官

屢平反重獄塞曹村河決監京西竹木務知扶溝事
除焚舟之賊朝廷除田稅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為約
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爭王中
括牧地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不知後日增租奪田
則失業矣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召為宗正丞未行
以疾終先生少從周茂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
任子端慤端本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文

明道之沒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潞公題
其墓伊川沒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
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迨晦庵
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譜云

程氏外書

朱公揆錄拾遺大率言詩多於字上求意物上求義其
於一之日二之日不謂變月言曰云猶今之道如何
又如何此說亦異於眾

陳氏本拾遺多說論語其合錄者已見晦翁集註

李參錄拾遺以望道未見為望治道太平恐於本文有
增

馮本拾遺云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易又云論孟
只熟讀便自意足愚謂此皆切當之語與他錄有疑
似者不同

羅氏本拾遺云文意雖解錯而通理者不害

胡氏本拾遺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侯仲良曰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文

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
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蓋意其
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韓宗師語
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
本所載未可以為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
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人共
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
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侯師聖以明道先太中而卒故立廟自伊川始以伊
川子端參主祭

游氏本拾遺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孟子所以勸齊之可

以王

春秋錄拾遺謂書母弟為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
人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謂蒯聵委於所可立使不
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去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謂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理法 天下寧無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三

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謂此極論也然

忠字合作鯁字 先生未嘗來轎云分明以人代畜

愚謂此佛氏之成為佛者皆犯之吾國之貴者老者

恐不可免餘當以先生為法 謂釋氏之說其歸歟

詐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為幻而

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

絕其類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

此奈何不下愚謂以此責異端皆事實彼亦心服

時氏本拾遺或問劉黃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遜小

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

自消治民者導之改讓而爭自息

按此卷可疑者在首章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

物為芻狗之說為是

傳聞雜記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已

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
卷三十三

三

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實官鹽寧減價則鹽

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後法動即三五年不定

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長

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而他

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

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救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之戴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楮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孟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臙臍曰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抄
卷二十三

主三

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御令

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

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

燒羊頭近侍乞宜取曰取之後必常備曰殺三羊暴

殄無窮竟夕不食凡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在

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

字及數學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程氏經說

書解 史所謂大道說有羲皇之書乃許行謂神農之

言陰陽醫方謂黃帝之說此聖人所以去之常道亦

去其三蓋為治有迹有史官以志自堯始耳

事之最大在推測天道以授人時既已迎日推測之

復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其它廢事總云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抄
卷二十三

主三

允釐百工

謂繇之惡公議隔而人心離

納大麓為總錄庶政愚意恐合依文公說

詩解 摘篇全解發明義理為多惟託興上求義處恐

太寔耳

亦帝三百言其多爾曹國之小安得有三百之多左

傳乘軒者三百人因此詩也

朋酒朋聚以饗

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

箴如鉞砭之刺病

文王侵廣土疆自既始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愚謂皇矣詩人紀寔之言伊川平心之說也近世形容文王無此事是待之過高而曲為之辭其源發於歐公之秦誓論

春秋傳序原鴻荒至漢唐世變辭約義精善言春秋

者孟子之後惟先生一人而已傳至桓公九年餘以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三十三

先生平日議論嘗及者附足之

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假天時以立義耳愚按此亦舊說必程先生不欲輕改然有可疑者蓋若謂冬為春則人事與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為正正月為春古今所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不過各於其所稱歲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商之建丑十二月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漢初建寅十月也漢史亦書冬十月未嘗改十月

為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月即自古及今之

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為正月而又就以十一月為

春耶且詩作於周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無非夏正月令一書作於周末十二月之

間中星候蟲亦無一不用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

間旱世指為夏正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

今江浙間十月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甚多如十

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惟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三十三

小戴禮之雜記有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若

可疑者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為歲首遂

追稱正月未可知漢改正朔兒寬等議曰帝王必改

正朔至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此其證矣姑

舍是而春秋言之春秋書秋八月大閱時也今因以

八月為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害人書冬十月雨

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為八月遂曰建酉之月未霜

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據寔而書耶